

杜少陵詩分類集註

六

雷雨類
都城類

山河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7



文庫 17
W109
7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六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雷雨類

喜雨

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乃

遣近臣錄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時

公在夔州

杜詩集注

卷六

蔡南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
王岐山吉慶氏寄贈

010185191546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
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
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
崢嶸群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沴音利
思音四

賦也天地昏旱極則煙塵四起故天地昏也赤如
血晉光熙元年五月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
赤都已休旱甚禾傷故農夫住手也騷屑不安貌
軍須糧餉軍器之類謂嚴武雖隔年敗吐蕃于當
狗城又克吐蕃于鹽川城尚未徹其備也滄江指

雲安縣言真宰以天帝言雪洗除也沴氣陰陽錯
繆之氣蓋陰陽和而後雨澤降錯繆則不雨矣交
會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夏
至日正中時合夫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
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
安未斷絕尚望其雨也洗吳越只指雨言○公在
夔州久旱遇雨故喜而賦此詩言春旱太甚故農
事休而兵戈擾巴人困于軍須而至於慟哭雖夜
來一雨禾稼少蘇使我憂思忽然頗解然而沴氣
未滅何以得見太平幸而群山之雲未斷尚可以

望甘霖安得重鞭雷公一洗吳越之旱以救萬民之命也耶

大雨

按是年公有說早上嚴武云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月非雩之時柰久旱何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疏決囚徒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沴氣消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

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緼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臯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隣出耒耜何必吾家操

朱夏一作清夏颯音吸二江一作大江號音豪

賦也冬不雪旱徵也西北人諺曰要宜麥見三白尚嗷嗷搜神記萬物焦枯百姓嗷嗷言旱甚也回哀眷漢文帝曰上天昭明曲回哀眷憫此黎民朱夏謂夏屬火故曰朱也沸鼎言旱甚雖鼎中之水

亦自沸也。織絺極細之葛衣，因大旱亦如綿襖之熱也。颯大風聲也。無行人，大雨阻也。二江秦昭王遣李冰為蜀太守，開兩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謂之內江外江。溉田萬頃，聲怒號風雷，皆大故也。邑里清左，傳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所蕩，流出穢惡。故邑里得清也。鸛鶴二鳥皆好水者，雨大故來步也。所進勞公有肺疾，今大雨生涼，肺疾亦消。於是頓忘供進藥餌之勞也。不毛草木不生之地，貸不毛言因得大雨，雖不毛之地亦假借恩澤而生長也。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自官曹言勸農。

之官也。耒耜王褒云喜見四鄰耒耜之具。○寶應元年公在成都苦于久旱，喜逢大雨，故賦此詩。言西蜀自冬無雪，以至建卯之月，旱暵為災，春農咸怨，可憐上天未回哀眷。朱夏而雲鬱陶，執熱欲濯而水如湯沸，衣葛頓涼而反若緼袍。幸而否極泰來，旱久雨大，一旦風雷颯于萬里，甘澤及于蓬蒿。身在客鄉，豈敢辭夫屋漏已喜，蒸豆皆高。雨大白杳無行人，二江波浪頓若怒號。邑里小渠一時洗淨，江皋天地水無不添。荒庭亦步水鳥，隱几遠望波濤。沉疴頓釋，藥餌頓忘。惟茲一雨潤物，及于

不毛之地功勳收于治農之官四鄰咸興耒耜百姓皆喜更生何必區區獨持農器以圖苟活也耶

雨三首

大曆元年公在夔州作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
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
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為誰哀
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樹一作去殷音隱為音位冠音貫

賦也峽雲謂巫峽與西陵峽歸峽三峽之雲也白

谷巫山之谷也安在哉言早氣俱無也楚宮亦在
巫山縣楚襄王所遊之地幽珮神女之珮也書王
夢指楚襄王言冠古才指宋玉言巫山臺即巫山
之陽臺公在夔州故皆以巫山縣事言之宋玉高
唐賦楚襄王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玉
曰此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
陽臺之下其夜襄王寢夢與神女遇明日謂玉曰
試為寡人賦之○公在夔州見雨故賦此詩言清
曉三峽雲行而煙霧為之相雜風吹蒼江之樹雨

灑石壁而來淒淒頓生寒氣殷殷兼有雷聲山谷
氣變炎蒸盡除鳥因雨濕而飛不下人因淫雨而
門未開嗟彼楚宮久已荒落環珮復為誰哀追想
當時侍臣書王所夢宋玉賦有奇才龍駕幸來陽
臺事已付之冥冥而已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
掛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夕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數上聲曾當作層
思去聲螭音絺

賦也姿態也無姿言山無色也誰能數暗用佛書

雨露皆有頭數之義巢居楚俗面水背山俗多架
木為居以就地勢佳客公自謂也適萬里言惟佳
客感秋風適萬里夫復何日重把此一卮臨行我
心傷悲延佇謂遷延佇立也遠色疑作遠邑滿吳
楚言吳楚江水相連風急故浪滿也蛟龍屬無角
似蛇細頸頸上有白嬰四脚嬰逆鱗也螭似蛟無
角如龍而黃復幾許言近也古詩相近復幾許○
詩又言夔中青山因雨故無顏色而白露何人能
數其詳水上多雲沙中多雨異鄉俗皆巢居層臺
下臨風渚佳客遠行萬里而沉思情自延佇掛帆

舟行城外驚浪遠連吳楚天值夕陰蛟螭出見且
冠盜縱橫近于咫尺此情寧不傷哉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已碧
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
連檣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
群盜下辟山揔戎備疆敵水深雲光廓鳴櫓各有適
漁艇息悠悠夷歌負樵一作自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荷上聲息

賦也中宵半夜也回風旋轉之風古詩回風動地
起萬象指草木言萋已碧言草木經雨故萋萋而

增碧色也岫山之穴也何道行天文志日有行黃
道有行赤道者時夕雨陰晦不知日行何道也荆
州府名與夔州相隣草鎮地名辟山僻靜之山也
各有適公羨慕之辭也漁艇樵客言思上不能如
遠適之舟次若漁樵自適亦云足矣老翁公自謂
也記朝夕公自言留滯於此為可悲傷姑書時節
以記朝夕而已○詩又言夜陰微寒先覓枕席以
求一夕之安但見回風起于清晨草木盡添碧色
雲出岫中倚于石畔陰雲遍野不知日借何道而
行雨含長江而白舟往荊州士荷戈戟南防草鎮

冒雨行兵况值群盜咸下深山是以揔戎嚴備強敵當此水深雲廓之時客皆鳴櫓以避危地欲隨其行不可得已惟願具如漁樵自樂可也重憐老身留滯於斯舉止不容自便妨書時節以記歲月云耳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瑀王徵士即瑯琊王徹天寶十三年苦雨潦此詩當是其年作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澹路迢迢天漢東

願騰六尺駒背若征孤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馬知清興終

萬家一作萬象澹音產駒一作馬劃音畫公一作君馬音煙興去聲

賦而比也淫雨爾雅云久雨謂之淫仲月八月也水光下因久雨故水多也雲氣中雲合則雨雨多故雲常合也九里漢中王瑯琊王二宅與公所居相去僅九里因久雨故信不得相通也悄悄行旅不通貌澹水在今西安府咸寧縣西征賦玄灞素

滄天漢銀河也三輔皇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六尺駒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為長鴻鴈之大者孤征鴻蓋以鴻作群則飛緩孤鴻則欲逐伴而飛急矣割割開也猶云忽然得見公子面也胡越謂胡地在北越地在南相去甚遠也局促猶云狹小而荒忙也古詩晨風懷古心蟋蟀傷局促樊籠莊子澤雉不斲畜乎樊中註樊中所以籠雉也樊即藩也四五起李合望弟令每一飯四五起望西北憑軒心力窮江文通雜詩憑軒詠堯老此言思見二王而不可得也嘉蔬各種

好菜也禮記稻曰嘉蔬郭景純江賦挺自然之嘉蔬沒溷濁因雨久也屈原俗溷濁而不清時菊秋仲則菊正當時也潘安仁詩時菊耀巖阿榛叢榛樹如荆叢生者也符朗曰甘菊碎雜榛叢蕙蘭同委蒿艾鷹謂蒼鷹黃鷹隼謂鶻也皆擊之鳥屈猛言二鳥甚猛因淫雨而威猛亦暫屈也北鄰南巷皆泛言王雋曰瞻彼北鄰吹笙食魚掛席掛帆也清興公自謂也○公因淫雨思念二王而不得見故賦此詩言今秋乃多淫雨八月遂有寒風群木在于水光之下萬家俱在雲氣之中所思二王

阻于行潦雖隔九里信不得通真如行旅之阻滙
水牛女之隔天河是以欲馳馬一見公子同叙懽
笑皆不可得故咫尺如隔胡越局促如絆樊籠不
遑寧處一飯不忘憑軒以思心力皆困真如嘉蔬
沒於溷濁時菊碎於榛叢方今君子道消黎民困
極正猶鷹隼屈于威猛烏鳶無可幘幘所瞻依者
止有北鄰所取適者亦惟南翁予今苦遭淫雨直
欲垂釣川漲放浪江湖聊以終吾清興云耳

雨

永泰元年秋旱公在雲安故作是詩明年

方遷居夔州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潺潺石間溜汨汨松上駛
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
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
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髮鬢見滯穗
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遞與迤同駛音史一音試
焦音焦卷上聲卒音側
賦也行雲蓋雲行則雨施也崇高天也曰遞者前
往後續雲相傳遞於天上也藹雨多貌潺潺水流
聲汨汨亂雨聲也駛馬行疾貌雨聲亂響于松上

也陽過高曰亢太陽亢烈故秋熱也亦已棄陽過
亢則大旱而歲望空矣焦卷謂百穀焦枯而葉皆
捲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砂磧銷鑠
草木焦卷也鼓增氣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乙巳
始雨七月又旱以久旱遣近臣錄囚是年自春無
雷六月始雷增催雨之氣也時一致以其應期也
見滯穗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言遺棄之禾穗也
郊扉當作耕耘抱甕力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胡
不用桔槔圃者笑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臨江費

謂峽內無井汲江水飲之○公在雲安傷秋久旱
喜得時雨言行雲適合于蒼穹飛雨藹然而盛至
潺潺流向石間汨汨聲來松上亢陽乘秋而熱百
穀因旱而萎及今皇天降雨而焦卷皆蘇前雨雖
傷倉卒今雨寔出不難况行雨不可以無雷霆雷
鳴頗增氣槩佳聲達于中宵所望應時一致清霜
值九月天髣髴見夫滯穗耕耘先公後私我圃日
加青翠恨無抱甕之力庶免臨江遠汲之勞而已
一雨之功何其大哉

雨

大曆二年公在夔州作此時欲下峽入荆
湘明年遂行是年吐蕃寇邠靈州京師
戒嚴故云兵戈浩未息也

山雨不作溼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
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
渭中日伏枕卧父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
兵戈浩未息虵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鬱鬱流年度
針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
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虺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迂
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

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

溼即泥字見音現虵即蛇字
音核違一作危宿留音秀溜

賦而比也不作溼因雨少也明滅隱見謂晴雨相
間故景微而姿露也消中公有消渴病也塵及屨
羊充不仕隱中條山辟穀每卧則浹旬至有塵滿
草屨肩輿王猷聞顧辟疆有名園乘平肩輿而徑
入望鄉路謂公歸長安之路也虵虺比盜賊也邊
月破李恢秋日詞邊月破鏡飛塞鴈斷行數針灸
公有消渴病故以針灸治之阻朋曹言因有疾是
以故人疎也糠粃米皮也粃米麥屑也京師人謂粗

屑為乾皆貧人所食之物也孺小也一命上公九
命下以遞減官卑則一命也屈色以下奉上當卑
屈其顏色也新知成故以其有薦拔之恩也欲誰
訴公嘗為拾遺今參幕下分當卑屈此情向誰訴
也尅羸公自謂也恐違迂但恐須臾之頃無心失
禮反受違迂之責也幽人泛言隱逸之人也高步
左太冲詠史云高步追許由龐公龐德公也德公
未嘗入州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不能屈後攜妻
子入鹿門山不返竟獨往淮南子江湖之士山谷
之人輕天子細萬物而獨往尚子後漢尚長字子

平隱居不仕肆意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謝靈
運詩畢聚類尚子宿留猶云等候也漢書言有所
須行也瀟湘素謂瀟湘之地平素早寒其水俱在
湖廣瀟水在永州府湘水在長沙府湘水至永州
府城外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
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洞庭湖
齒髮暮即暮年也○公以雷雨之陰晦比世道之
迷亂故賦此詩言山雨不能作泥江雲止可作霧
鶴趁晴飛樹因風亂是時晴雨相兼洲巖微露悶
懷切身故出門遠游四野曠絕故經目成趣病消

渴而自伏枕卧良久而屢蒙塵衰老倦行豈無肩
輿可乘但以世亂莫辨望鄉歸路兵戈未息正猶
毒物縱橫是以悠悠以破邊月鬱鬱以度流年抱
病而情踈故人食貧而獨對童稚當此之時官卑
理宜屈色新知漸成故交况在窮荒之地分當謙
恭命值飄零憑誰可訴病軀惟愁懶於應接頃刻
猶恐失於迂違浮俗之態有此萬端獨有幽人自
能高步若龐公竟成獨往尚子終爾遠遊自愧甘
為逆旅事不從心然而壯志未灰隱心未已姑俟
秋深終當入舟以送暮年云耳豈能鬱鬱久居于

此哉

喜晴

至德二年三月甲戌雨止後作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
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
干戈雖橫放慘淡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
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
千載高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
英賢遇軼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
漢陰有鹿門蒼海有雲查馬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李一作杏橫去聲查與槎同
咄丁骨反焉音煙空一作同

賦也眺視也增華謂春光增華美也熒光灼也西
都賦琳琅青熒高阜曰陵澤障曰陂言雨過初晴
而麥加青翠也莊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桃李花
曹子建詩容華若桃李各有實桃李各結果實也
龍蛇龍以比官兵蛇以比寇盜也賒交遍也言耕
地尚未交遍也商山芝西漢初興有東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時入商雒
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羽翼太子者商山在陝西
西安府東門外蕭何傳邵平者乃故秦東陵侯秦

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從邵平始也以四皓採芝邵平種瓜皆避秦之亂
其道為不可貶也其人即指四皓及邵平而言骨
已朽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疵
病也瑕玉之玷也言四皓邵平其道無可議也左
傳不汝疵瑕輒軻與坎坷同英賢遠引皆指四皓
邵平言蟠泥沙謂神龍蟠泥為蟻之所侮也揚子
龍蟠于泥昧所適公自謂也白日斜亦公自謂年
已老矣鹿門山在湖廣襄陽府漢水之陰查與槎
同水中浮木曰槎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相通世

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浮槎去來不失期人乃
齋糧乘槎而去奄至一處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
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人問此是
何處答曰君還至蜀訪嚴君平則知之後至蜀問
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宿計年月日正是
人到天河也學衆口泛言衆人之口也吳芮曰吾
焉能學衆兒女口嗜棗栗瓜果耶咄咄呼叱聲晉
殷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唯作咄咄怪事四
字范雲至殿門不得入但云咄咄而已○公因皇
天久旱而得雨既雨而即晴故喜而賦此詩言天

久不雨一雨即晴故出郭以望西郊頓見春華加
于景物青青之麥生于陵陂郁郁之花開於桃李
麥果皆可療饑豈漫無所望者耶一雨之功至於
如此今雖干戈未息龍蛇交爭然而井澤下施耕
農未遍丈夫則帶甲在外而婦女反種植在家猶
勝旱魃為虐而千里赤地者也追思商山四皓東
門邵平其人雖曰已遠其道則誠可嘉是故英賢
遇夫坎坷遠引蟠于泥沙予今昧于所適恨如白
日已斜復念漢陰鹿門猶在滄海雲槎尚存為之
在我不必由人焉能學衆口之欲他圖書空之不

知止也耶

雷

永泰元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是年改大曆元年公自雲安遷居夔州此詩當是作于其時

大旱山嶽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厲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尫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

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在一端愆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暘腸胃融汗滋衣裳污吾衰尤計拙失望築場圃

焦與焦同僂音呂誰數之數上聲

賦也山嶽焦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密雲易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封內封疆之內舞雩謂歌舞而祭神也祈雨之祭曰雩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擊鼓謂擊鼓以祈雨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仙龍者興雨之物土梗土

龍也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俯僂身向前曰僂缺
不補何僂曰今兵革不止而尚缺稅賦科歛非一
家貧無物補也瘡痍黥布傳瘡痍未瘳痍說文曰
傷也暴尫日乾曰暴瘡病之人曰尫尫其面上向
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巫女巫主
祈禱請雨者公以巫舞雩不雨尫上向致旱故皆
欲焚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僖公欲焚巫
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
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
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偃甲兵

武王問太公請先偃甲兵乃創天下長久之基也
武王喜之其數然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其數然也鑠金石漢武帝時夏旱張惠嘆曰歆陽
如是金石銷鑠何況苗稼耶亂豺虎七哀詩盜賊
如豺虎不猶愈以愆陽與盜賊相比雖愆陽而旱
不猶勝於盜賊乎殷其雷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齊萬弩萬弩齊發聲之猛也暘暑病也融熱氣上
出也築場圃詩九月築場圃○公至夔州久旱聞
雷而又不雨故作此詩言大旱山嶽皆燠密雲無
雨流寓南方瘴厲之地適當農事甚苦之時封內

雖曰舞雩峽中徒然擊鼓真龍不出土梗徒焚當
此之時公私皆病橫征無償是以故老仰面而啼
病民向誰而數暴虺鞭巫雖循故事竟何益哉方
今急務先於偃息甲兵處分在乎人主萬邦之人
各居一業賦歛征求物無盡取水旱大數雖堯湯
至聖亦不能免然上天銷鑠誠可驚惶况值群盜
猖狂猛如豺虎較之愆陽盜尤暴烈昨宵雖有隱
然雷聲而狂風勢如萬弩齊發可怪頃刻之間復
吹雲散空望會聚神靈暘而熱上升汗流而衣
裳皆污噫旱虐如此安望秋成自笑老年為計甚

拙尚欲築場以收禾稼何哉

山河類 古律參五

望嶽

開元十五年公省親于兗州作

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層雲決眚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皆音 恣

賦也岱宗泰山也在山東兗州府岱始也宗長也
升中告代於此為五嶽之長故曰岱宗泰山跨齊
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尚

未窮盡故曰青未了首二句乃一問一答之詞鍾
神秀天台賦天台者山嶽之神秀也虎丘者吳之
神秀也詩崧高維嶽維嶽降神名山大川皆有神
異天地造化神秀之氣于此鍾聚也陰陽指日月
言割分也史記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言
此山既高且大故日月迭為昏曉也層雲重疊之
雲泰山出雲須臾遍太虛而為雨以其有功於民
故祀之人登泰山故雲盪其胷也皆目睫也謂眼
之稍角也望歸鳥之遠至裂人之目眦也衆山小
言登臨泰山絕頂視群山之小如培塿也以見泰

山之極其高矣○公在兗州望見東岱故作此詩
岱宗為何如山雖窮齊魯之境而山之青色未了
可見其長且大矣然而為神秀所聚日月所分既
而見層雲之出其上則胷次為之蕩滌望歸鳥之
入其中則目皆為之決裂及至登乎絕頂見群山
咸如培塿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有以哉

望嶽

大曆四年春晚公自潭州之衡州復返潭
州此詩當是作于潭州潭衡俱隸湖廣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

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則亡
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
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蝶相望
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
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
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心衰俗神其思降祥

歎音旭守與狩同朝音潮
長音掌蝶音業望音亡

賦也南嶽在衡州府一名衡山又名霍山五岳之
一也配朱鳥朱鳥即朱雀宿也角亢氏房心尾箕
七宿屬東方青龍斗牛女虛危室壁屬北方玄武

武龜也奎婁胃卯畢觜參屬西方白虎井鬼柳星
張翼軫屬南方朱雀秩禮書歲五月南巡狩至於
南岳如岱禮柴望秩於山川百王自虞舜至唐巡
狩多王也歛吸猶云俄頃也地靈言南嶽總領地
之靈異也顏延年詩邑社總地靈鴻洞王褒曰鴻
洞朗天言天地之神光若有相通明朗於天也淮
南子鴻濛鴻洞莫知其門非馨香周書黍稷非馨
明德維馨有虞指彘言謂五年一巡狩也今則亡
自戰國縱橫而巡狩之禮亡矣洎至也隘世網公
之所以馳驅者以世網隘窄故欲曠懷于江湖之

上也。渴日謂難逢晴霽，望日影出于高堂之上，如
渴然也。祝融山峯之名，衡山有五峯，曰祝融、紫蓋、
芙蓉、石廩、天柱也。五峯爭長，言相峙而立，有如相
爭也。獨不朝岳之諸峯，皆朝于祝融，獨紫蓋一峯
勢轉東去也。嶸山高貌，魏夫人神仙也。夫人諱華
存，字賢安，晉司徒舒寄之女，幼讀書，喜神仙，其後
四仙人降車從，鮮盛夫人既與仙遊，盡傳其秘術。
咸和八年終，壽八十二。又謂夫人實不死，以杖代
尸而升天。扶桑大帝君授夫人青瓊之板，丹籙之
文，治南嶽脩途長路也。杖崇岡言為行邁，拘限未

暇策杖而登高岡也。玉堂，吳都賦：玉堂對雷石室，
相距註皆仙人所居。又云：府主所居，故有三嘆之
問，謂世亂俗薄，廢祀典而不舉。今公願以牲璧禮
神，庶使嶽神贊翊吾君而降福祥矣。○大曆四年
春晚，公自潭之衡，望見南嶽，故作此詩。言衡山之
鎮南方，自百王而秩祀固非一日矣。然今祭祀黍
稷非馨，在吾德馨。且虞舜之後，巡狩不行，此禮久
廢。方今墜於世網，窄隘行邁，越彼瀟湘，見日出于
絕壁之上，而扁舟漾於清光之旁。且五峯爭長，嶸
然相望，遂言魏夫人之治南嶽，我欲陟崇岡以相

謁但迫于行途之促故尚未能歸來欲命駕以憇
息於玉堂亦又弗克是以問於郡守同舉牲璧以
祈神之福我皇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五載乙亥祿山陷京師公徒步避
寇鄜州三川縣有是詩時七月也以華
池水黑源水洛水同會謂之三川是詩
公自白水縣至華源自華源又至鄜州
也鄜州今隸陝西延安府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

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飀颯
菊旬川氣黃群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
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礪魄共充塞
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
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拆去岸激壑松栢禿
乘陵破山門迴幹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入關豈信宿
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
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黷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
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弱
普天無川梁欲濟顛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

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無時出一作出無時

音畷泥去聲查與槎同卷與捲同礪洛罪切

賦也華原今隸陝西西安府耀州虢虢水相擊也

菊旬謂川水之氣菊鬱而盛也陪謂山厓僵仆也

竄蛟龍謂水漲故蛟龍亦逃避也聚麋鹿亦避水

也海賦狐獾登危而雍容危謂山之高險處也卷

拔樹水勢盛也礪礪小石也充塞不平貌聲吹謂

沙石之聲吼也鬼神下言在雷電波濤鬼神之下

也勢閱勢水勢也閱勞也史記有功曰閱有勞曰

閱言治水之勞太勤故人交代太速也萬穴穴水

之窟也海賦江河既道萬穴俱流尊四瀆爾雅江

河淮濟是為四瀆公詩作于離亂之中意在衆所

歸往以尊王也拆去岸松栢禿言岸崩水拔水勢

之盛也乘陵言水勢之高也迴斡旋轉貌地軸括

地象曰地有三千六百軸海賦似地軸挺拔而爭

迴交洛謂二水交會於洛水之中即所謂三川也

及關即潼關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風濤大波

曰濤又曰潮頭江賦乃鼓怒而作濤通舟車言水

平而舟車可行也時南北阻隔舟車不通而云何

時厭亂願治之詞也黷黷垢黑也正羈束言文道

拘束而武夫得志也人寰天子封畿之內曰寰難
容身言無可往也屯不已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此因水潦不止而託言時事也更弱謂跼促也梁
橋也水漲故橋沒也魏文帝詩欲濟河無梁陸機
詩怨彼河無梁引領望大川中林士謂山林之隱
士也亦公自謂衆魚腹屈原云寧赴湘流葬於江
魚腹中騎鴻鵠思欲遠舉也○公觀三川水漲時
事未寧故有所感而賦此詩言我自華原而來水
沒絕無平陸北上惟有土山連天皆走窮谷火雲
之出無時飛電常在入目窮岫多雨流潦皆盈川

氣蕭鬱生黃群流咸會空谷清晨遠望高浪忽謂
陰崖顛覆泥濘恐竄蛟龍登高見聚麋鹿枯查卷
拔大樹沙石咸共充塞聲吹鬼神之下勢閱人代
之速不有萬穴來歸何以見尊四瀆及觀三川水
漲無涯反懼頓成江海翻覆漂沙拆夫去岸激壑
松栢咸禿水勢乘陵上破山門巨流旋轉廣盈地
軸交洛赴于洪河及關不留信宿數州湮沒萬室
哀號穢濁之氣未清風濤之怒未息不知何日水
陸皆通陰氣不復垢黑因嘆浮生雖有蕩汨恨夫
吾道猶爾拘束人世無可容身石壁滑難竚足雲

雷之屯尚弗能已艱險道途尤更跼促普天之下
水漲無梁今欲濟渡皆祈水縮重悲中林之士不
免葬於魚腹舉頭以向蒼天安得跨夫鴻鵠高飛
遠舉以免沒溺之患也耶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靈湫水池名在驪山溫泉之東清徹可愛
龍所居也驪山在陝西臨潼縣去西安
府東七十里

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陰火煮王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閨風入轍跡廣原延冥搜沸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
幽靈新可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角壯擘石摧林丘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蒼江流
未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
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蟇出見蓋有由
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
飄飄青瓊郎文采珊瑚鈎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濛鴻並上聲原一作野沸一作拂乘音盛湫音酋幽
靈一作靈湫泱泱音益莽微一作微沈與沉同陀音
駝遣一作肯長黃虬一
作龍與虬瓊與贊同

賦也東山即驪山也濛鴻廣火貌居上頭天寶六
載治湯泉為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
十宅開元中幸不專在十月天寶中未嘗不以十
月幸故曰君來必十月古樂府東方千餘騎夫婿
俱上頭樹羽長安志開元後玄宗每歲十月幸温
湯歲盡而歸温湯即華清宮也上幸時樹羽葆蓋
合聚五采羽為幢曰羽葆詩崇牙樹羽玉泉即温
泉也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温故云陰火
浴赤日山海經日拂于扶桑出于暘谷浴于咸池
開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日色赤如赭此雖泛言

因書以見日有時而赤也閻風一名崑崙廣原崑
崙東北鄉名莊子廣莫之野註莫大也廣野即廣
原也延冥搜蓋言乘輿自驪山而出若將訪崑崙
而遊廣原也沸天言歌樂之聲多也百丈湫即靈
湫也言玄宗幸湯泉時觀此湫也官屬休命百官
暫休息於龍湫畔也龍角壯言此湫中之龍也易
大壯利貞言龍之壯盛也窟宅指龍所居言因石
墜下故遷改也移字亦指龍言瑤池仙子所居言
瑤池在上龍湫在下故影倒懸於下也屈注謂屈
曲而注於江也甘露漿言湫水之味也滑且柔言

湫水之性也翠旗言天子來幸故建此旗也翠旗以翠羽為旗上葆也偃蹇美貌楚辭靈旗偃蹇兮妓服雲車指玄宗行幸之車言楚辭乘回風兮載雲車海水黑色謂之溟四溟即四海也簫鼓蕩漢武帝詞簫鼓鳴兮發棹歌泱泱大水貌七啓入乎泱泱之野鮫人水居如魚南海之外有之善織綃出人間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與主人綃生絲繒也所謂鮫人織輕綃於泉室以賣之是也豪牛大水牛也祭龍以牛沉之於水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穆天子傳賜文山之民以豪牛豪馬陂

隄不平貌金蝦蟇小說有人夜見林中光燭天上如月迹而視之有一金背蝦蟇或云驪山有古碑載之矣王母僊子西王母也虬無角龍也青璫即青瑣門在禁中給事中始得居之青瑣戶邊青鏤也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之飄飄俊逸貌珊瑚生海底枝柯明潤如紅玉相如見枚叔文曰如珊瑚之鈎璫璫之器非世間尋常所見也以明潤如玉故比人之文采也亦指郭言綠水曲長笛賦白雪綠水二曲名綠水即伯牙高山流水之音後世製為法曲名綠水言郭給事歌詩清雅絕倫聽者愁莫

能及也。○公在驪山奉同郭給事遊觀靈湫故作此詩言驪山之氣濛鴻而宮殿列於山上玄宗必以十月臨幸而樹羽蒞乎九州溫泉噴漲日浴光浮閭風引入輟迹廣原遠延冥搜聲樂沸天而車駕親幸觀水百丈而覩乎靈湫幽靈可佳官屬暫息初聞龍壯石驚林丘中夜而龍移窟宅風雨而時適清秋倒懸瑤池之影曲注蒼江之流味如甘露性滑且柔天子之來幸也翠旗淡而脰蹇雲車紛紜少留簫鼓之聲蕩乎四海異香之氣泱泱遠浮鮫人獻綃祭龍沉牛百祥呈巧古先莫儔金蝦

蟄而生長有地因臨御而出見有由至尊顧之而笑王母亦不肯收歸於虛無之境化為黃龍之虬驪山光景何其嘉也是以飄飄青瑣之客真若珊瑚之鈎浩歌綠水聽者生愁今得奉同豈非一奇遇哉

漢陂西南臺

漢音美者是

漢陂在陝之西安府鄠縣陂魚甚美故曰漢陂唐時禁採捕水則百姓灌溉之用此詩天寶十三載公未授官時作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薰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

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佛織鮫人空蒙辨漁艇
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昔萃增光輝乘凌惜俄頃
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驂騶吾甘雜鼃黽
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
况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要音天光一作陰黽母耿切
適一作足便平聲共音儉

賦也高臺疑即靈臺澤障曰陂一曰池也風自冷
六月此臺獨冷以水氣逼人也崔之未秀曰蕪葦
之未秀曰葭至於秋成然後謂之崔葦離披零亂
貌蕪葭多生陂岸之間六月以後則離披矣永長

也言天水相映而二物生長於陂岸延遠也懷新
謂登此臺而懷景物之新也要求也謂求可遊觀
之事也心已領言要求所欲皆已心會而默領之
矣空蒙即空濛也辨魚艇船小而長曰艇仿像空
濛之中億度糝糊之景也終南白閣二山各皆在
西安府昔萃山峻貌乘凌登山巔也勞生公自謂
一生勤勞也嚴鄭謂嚴君平隱于成都鄭子真耕
于谷口外物慕公自謂已猶未免無外慕不能如
張邴也張仲蔚所居蓬蒿逼人邴曼容免官養志
自脩輕驂騶公重嘆世不我知而輕驂騶之駿是

欲隱居於陂上也穆天子傳天子八駿赤驥黃驪
白義蹄輪山子渠黃驂騮騾耳又曰驂騮騾耳日
馳三萬里雜鼃鼃公謙言也范蠡曰吾先君魚鼈
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渚說文鼃即蛙字鼃大於
蛙者即青蛙也知歸歸於嚴鄭張邴之流則俗事
可忽去也適亦指四子言莫並不敢與四子並也
豈待官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蓋言
身欲求退不必待於為官之後老子云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也便靜安閒之意謝靈運詩拙疾相
倚薄還得靜者便艾雞頭也陂中所生之物足可

取以自供也結茅茨思結茅屋于臺下以隱居也
逐清景欲效范蠡乘扁舟以泛五湖也○公至漢
陂遂有卜居之意故賦此詩言高臺向于蒼陂而
六月風日亦冷蒹葭離披天水與永懷新目如親
見接要心若已領居臺之上觀陂之中彷彿像織
綃之人空蒙辨捕魚之艇錯磨終南青翠顛倒白
閣光影山峻而增夫光輝登高而惜夫俄頃自愧
一生勤勞不如嚴鄭外慕牽纏難學張邴當今之
世皆輕驂騮予於此時甘同鼃鼃知歸四子而豁
去俗緣取適一身而勢難遽並力求勇退豈待辭

官自顧老來更苦便靜當是時也果得資菱芡以
供晨昏結草廬以居幽遠具扁舟而泛五湖終此
生以逐清景其樂為如何哉

南池

公以廣德元年秋往閬冬回梓明年春又
之閬然此詩則作廣德元年秋也閬州
今保寧府梓州今潼川州皆隸四川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芟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

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
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
高堂亦明王寃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日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枕一作控比
音皮興去聲

賦也崢嶸深遠也巴州在今保寧東三百五十里
所向盡山谷巴閬二州之間山多險阻故曰崢嶸
蒼池即保寧府城南池自漢以來堰大斗小斗之
水灌田里人賴之唐時堰壞遂成陸田至今遺址

可見坤軸博物志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
千六百軸互相牽也呀然張口貌芟即菱也粳稻
粳不黏者沛國以稻為糯也比屋比並也富喬木
謂南池有魚有木也郭元澤近舍溪岸有蟠石可
坐卧兼喬木蔽日時曳屨投竿不知塵事漢王祠
在今保寧府昔漢高祖還定三秦閬中萬自率七
姓為前鋒秦地既定封閬中侯七姓不輸租賦目
等立廟于此女巫曰巫祭祀讀讚者曰祝歌舞巫
祝在漢王祠中歌舞以降神也靈衣神衣也寡婦
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明王即高祖也

親酒食淫祠之祭物也淫祀左傳非所祭而祭曰
淫祀以天下兵亂故巫祝假降明王於僻地也傷
極目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江海興公自言平
生有此興也身局促公言遭亂故不自安也漢景
帝曰局促如轅下駒羈束馬首絡曰羈亦束縛之
意○公過南池欲紀其事故作此詩言崢嶸巴閬
之間所向莫非山谷安知有此蒼然南池障水咸
浸萬頃坤軸呀然在閬城南枕帶巴江之腹芟荷
亘遠粳稻連綿皇天豈無深情美利戒人止足高
田固尖西成而此物亦頗豐熟水育多魚岸有喬

木獨歎夫楓樹香林春來更好顏色及觀此地南
有漢王祠宇巫祝終朝奔趨歌舞神衣因其舊俗
可嘆廟堂之上明王有知其性固應正直豈宜在
于荒陂之中濫饗愚民酒食此等淫祠其來固由
古昔非獨南池一瀆而已皆因兵戈紛擾祀典不
脩以故淫祀槩乎極目寧不重可傷哉竊念予於
此時雖有放浪五湖之興蓋綠荒亂相仍一身番
成弱促竚馬試問漁人又反躊躇無以慰我羈束
豈不重自嘆惜也哉

萬丈潭

名鳳凰潭在同谷縣今陝西鞏昌府成縣
是也此詩當是乾元二年公自秦之同
谷時作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
跼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
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
黑知灣深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
高蘿成帷幄寒木疊旆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流瀨
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
閑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雲會

一壓一作厭堦音諤瀨音兌一作瀨黑知
一作又如惟一作帳與去聲雨一作雲

賦也青溪即潭中水也冥冥幽深之意神物即龍也凌侵也干也垠堦崖岸也西京賦前後無有垠堦靄雲集貌削成天成貌顏延年詩踐華因削成根虐無言由太極之初所自生也倒影言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影倒也澹瀨水帶沙曰瀨又曰澹施貌澹施水也天台賦序或倒影於重瀨旋水曰深光明曰炯不在外言潭上石太高故鳥飛不能過也蘿女蘿兔絲草也疊旌旆康協終南山行楓丹杉碧疊旌立旆嵌竇深入曰嵌石孔曰竇

水流沙上曰瀨無人境幽僻之地也天台賦卒踐無人之境脩鱗脩長也龍乃長鱗而冬則隱藏者也○公過萬丈潭見其幽雅異常故賦此詩言青溪合夫冥冥而神龍依此升潛身蟠積水窟壓深潭跼步凌于垠堦側身望于煙雲前臨洪濤却立大石山危一徑將絕兩壁巧如削成根本虛無影懸澹瀨深黑徹乎潭底清光映乎炯碎又見潭上山高而雲倒歸峯聳而鳥難過遠川之水屈曲注入此中潭上之石深竅潛流沙瀨故我于今偶造無人之境高興聿然而生告歸必多遺恨將老喜

此登臨因嘆龍昔蟄藏固必安穩而予今行走頗
覺崎嶇不意又值炎天風雨之餘得以快游此勝
豈非生平一大幸哉

泛溪

溪即浣花溪也當是上元元年秋晚作是

時公已居溪上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
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纖纖雲表霓
童戲左右岸呂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
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

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
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景與影同戲音希岸一作峯重戲左
右峯一作兒童戲左右已一作迹

賦也旋轉之溪曰迴未盡言喬木之西尚有餘地
也練練白貌秋深見雪天早寒也江淹賦色練練
而欲奪吳筠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纖纖細
微貌霓屈虹童戲兒童嬉戲于岸之左右也呂弋
呂以取魚弋以取鳥恐小兒不能故盡提攜以教
之逕路迷恐小兒迷失道路故亦指引以導之逐
鮮美公因目前實事起意以雖小兒猶知好新而

厭故也睽異也事已睽謂開元中物賤今兵火以
來百物踊貴與向者已睽異矣睽姿謂天日暝黑
也適往也欲何適沈休文詩蕭條何所欲齊好也
欲圖一好出處也五十畝曰畦又區也又園圃皆
曰畦也多鼓擊史思明是年入東京故云○公至
成都放舟浣花溪中故賦此詩言日影落于高堂
泛舟游乎迴溪此溪之上誰謂築室隘小不知喬
木之西餘地儘容充拓遠郊雖云荒僻秋色也自
凄其雪白峯巔電織雲外此景足可寬舒又見小
兒戲於岸之左右魚鳥捕於岸之山溪亂翻荷芰

指引路迷得魚欲烹採藕不洗是亦足矣柰何人
情雖逐鮮美物價異乎昔時吾村已黑鄰雞亦棲
予將於此安之欲圖善處而已今烏衣上忽瞻新
月霜中復登故畦濁酒初熟正欲自娛忽聞東城
之外亂鳴鼓擊豈不重可傷哉

溪漲

溪即浣花溪也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
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况是鼈與魚
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

上詩集注
卷之六
浣花

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
我遊都市間晚憇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畦大蓋切淤
音於墟音虛

賦也浣花橋在四川成都府西南五里明可把言
水之清淺而石可見也有行車風俗錄浣花亭在
成都府之西南有江流至清之所其淺可涉故中
有行車杜公有宅在焉入吾廬言水汎廣遠不但
止入吾居而已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蛟龍屬狼
狽二獸名半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
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畦步舉一足行曰畦苟

子曰不積畦步無以致千里淤壅泥也床上書陳
璋亂後歸中條與兄琳書曰窓牖網蜘蛛几案蒙
塵床書散亂鄰里零替惘然不聊生意大丘曰墟
村墟公自指其草堂也久行客泛以他人言○公
因浣花溪漲悲今思古故賦此詩言昔者浣花橋
下水深纜有尺餘白石可把溪可行車夏秋忽逢
汎溢豈特止于吾廬方且蛟龍尚難出入魚鼈益
難棲遲今水雖云半退歸路亦難舉趾馬嘶恐動
塵泥愁深青麻沒於屋東書籍亂於床上不意遠
山之雨復來添我溪中故予今雖遊於都市夜必

息於草廬因悲他鄉久行之客終日必重故居之
思寧不可嘆也夫

太平寺泉眼

太平寺在陝西鞏昌府秦州

招提憑高岡踈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
石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觀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
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
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
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賦也招提西天謂寺為招提連草莽漢景帝紀廣
薦草莽草稠曰薦深曰莽見海眼成都西門外道
傍有石筍石筍之下是海眼蜀人言天以此鎮海
眼今此泉亦從石中而出故公引以比如海眼然
縈水府縈繞也言此泉遠於水府而來其源遠也
小說謂潤州為中原水府潤州今南直隸鎮江府
瀕於大江者是也二小蛇泉眼中所見之物也氣
或上泉之氣也不盡土言鑿井自山頭至山下皆
石而不必窮盡有土之處以竟及泉誠可美也勝
牛乳言泉之甘白也佛經每以牛乳供僧明涵細

蕩言泉之清潔也通藥圃言泉之澤物也生毛羽
黃精藥名一名龍銜草本草云黃精久服輕身延
年如生毛羽而可飛升也○公至秦州游太平寺
見其井泉之美故賦此詩言寺倚山岡地臨草莽
井泉出自楊柳根傍汲引到今歲月已久石間見
夫海眼縈迴由夫水府廣深止丈尺間宴息莫敢
輕侮中有青白二蛇幽姿可常俯覩氣上如絲漫
成雲雨夫此井泉山頭鑿至山根盡石不得見土
取供衆僧味勝牛乳風吹水面藻舒細紋明潔可
愛潤物有功及濕黃精服之可以輕身益壽若生

毛羽遂能飛升者也此泉之利溥哉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臨邑縣名屬今山東濟南府開元二十九
年七月伊洛及支州皆溢是秋河南河
北二十四郡水臨邑其一也伊洛二水
隸河南府時公弟穎為臨邑縣主簿公
詩當是作于其秋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拆遙連滄海高
職司憂悄悄群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

杜詩集注
卷之六
毛道

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鼃鼃力空瞻烏鵲毛
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
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鼇

操平聲艘音
搜賴一作却

賦也二儀天地也百谷山之谷也水注溪曰谷老
子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
百谷王職司泛言主管治水之官也防川隄防川
河也領簿曹指潁為此官也尺書韓信傳咫尺之
書版築以板夾土而築也商書得傳說於版築之

間鼃鼃力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以鼃鼃
為橋梁烏鵲毛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燕
南今北直隸順天府保安州地濟北今山東濟南
府以北地螺螭螺蚌蛤屬即海中蜃也蜃大蛇所
化似蛟無足天官書海傍蜃氣像樓臺城外曰郭
言螺蚌好居水底而今在郭因水之泛濫也蛟螭
皆龍屬乘九臯深澤曰臯臯言曰九深之極也言
蛟螭不能治水故居之深徐關地名在今濟南府
碣石山名在今北直隸永平府昌黎縣遠海三十
里有石特出山頂其形如柱言徐關盡成水府碣

石望如秋毫水之大也可知留孤樹言屋漂而樹
獨存也船之總名曰艘失萬艘望大船如失盡亦
見水之大也泛梗言浮萍之梗無定也蟠桃山海
經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名
曰蟠桃正在齊地因水漲可以涉舟而望之也又
西王母有蟠桃會燕掣巨鼇海中大鼇曰鼇龍伯
國大人一釣六鼇言有此人以之治水必能保全
臨邑也○公因第官臨邑憂其洪水泛溢故寄以
此詩言天地積多風雨故百谷皆漏波濤黃河逆
圻滄海添高職司水者憂心悄悄治邦國者民訴

嗷嗷舍第卑樓臨邑防川專領簿曹前有尺書來
報版築不時監操於此之時難借鼇鼉之力空瞻
烏鵲之毛燕南阜地浪吹畎畝河上高鄉咸沒蓬
蒿介屬近郭蛟螭居臯徐關成成水府碣石望若
秋毫白屋漂零止存孤樹青天皎潔不見萬艘水
勢洪大其畏可知可惜吾今已入暮景利涉徒想
蟠桃然而壯志未衰猶猛如龍國之人一釣兼掣
六鼇則臨邑有所倚賴而吾第亦可以解其憂矣

天池

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繞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
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
魚龍開闢有菱茨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
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
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勞任薄躬

曾作層同一作豐
漁翁一作樵童

賦也天池池在山之上也鳥繞通宋玉詩嵐壁立
萬仞鳥遙人莫通杪木之末也曾波楚辭眇視目
層波詩白石磷磷鬱紆幽遠之意巫山出勿作巫
山峽說夏禹功疑其鑿成也奔雷黑陰雨而雷故

天色黑其聲迅烈故若奔也選賦電激雷奔浴日
紅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此亦詠池故借以為言
神女雨宋玉高唐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楚王風
宋玉賦楚襄王游於雲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
乃披襟當之支機石支撐織女織機之石也歲時
記張騫乘槎至天河得織女支機石獻寶宮穆天
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天子沉璧禮
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池以
水言故引河伯以為比驚鴈序公登此山故驚思
諸弟狎漁翁公欲隱居於此也黃霸休官求隱人

問其故霸曰吾欲擊輕舟適浩蕩狎漁翁與鷗耳
無人處言此池之僻也誅責也勞功也薄躬言已
薄暮之身也○公至夔州登山而見天池故賦此
詩言山高而馬不到嵐壁而鳥繞過山頂百頃入
于雲表層波漫瀚匯于石中幽遠以升秀氣蕭條
而浸寒空水流直對巫山而出池廣疑是禹鑿之
功魚龍自開闢已有菱芡雖古今皆同雷奔天黑
池浴日紅飄零神女之雨斷續楚王之風傍此天
地怪問支機之石如臨獻寶之宮當秋而傷諸第
不在萬里而嘆獨狎漁翁更愛此池地居無人之

境願成卜築之功未知此志得遂否乎

都城類

園亭附

古律參互

建都十二韻

上元元年初建五都二年停止寶應元年
復建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
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
都京兆今西安府與鳳翔皆隸陝西江陵
府今湖廣荊州府太原府今山西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
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廷哭遙憐湘水魂
窮冬客江側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
衣冠空穰穰闕輔久昏昏頭枉長安日光輝照北原

久一作遠頭
枉一作唯駐

賦也胡馬安史之亂半乾坤半天下也雲臺在今
河南府漢明帝議功臣圖畫中興二十八將于此
黃屋天子車蓋以黃繒為蓋裏也即今之傘也誰
扶言當時誰能為安王室者魏闕周禮正月之吉
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

萬民觀治象洽一旬而收之象魏即魏闕也所謂
闕者天子五門兩傍高壁如城巍然者是也東人
望西極存東人指長安父老西極時明皇在蜀故
云西極肅宗不得已而分建五都使城池宮殿一
樣規模所以繫天下之心雪耻洗雪國家之耻也
計大謀興復天下之大計也三階秦階天之三階
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
庶人三階平是謂太平天下又安翻天下亂而上
下反覆也牽裾魏文帝欲遷冀州豪傑以實河南
辛毗諫帝不答而起入內毗隨其裾苦諫帝曰卿

持我何太甚耶遂徙其半漏網漢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漢廷哭漢文帝時匈奴侵邊制度疏濶諸侯僭擬賈誼數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湘水冤屈原事楚甚忠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共譖毀之自沉汨羅江而死在今長沙府湘陰縣客江劍劍州今隸四川保寧府江其湘陰縣歟青蒲節端午日是也穰穰說文豐也言衣冠之士雖多而無救世之才也關謂關中輔謂三輔指左扶風右馮翊

與京兆也關中今之陝西西安府左馮翊今之西安府同州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昏昏暗昧也枉屈抑也長安日盖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日與長安遠近故事北原指言山西太原府河北之地也○公因肅宗分建五都有感而賦此詩言百姓未寧而胡馬半於天下雲臺大功是誰能建今之建都分闕下詔荆門豈得已哉盖因帝在西蜀恐失東人之望是以分建五都各相維繫云耳方今時危當雪此耻匡復當建大功目前雖曰三階稍平畢竟終為萬國之慮追想牽裾忠臣可恨不死漏網

讒佞反辱殊恩殆恐永負漢廷骨鯁之臣遙憐湘
水貞良之佐自慚無力扶持徒閔兵戈顛沛身在
客鄉暫資缺畝風斷端陽之節霜埋翠竹之根無
所聊賴如重嗟穰穰衣冠之士遭此昏昏之時不
知太平竟在何日但願吾君明其賞罰振其恩威
再回長安之日光照此北地之黎庶可也

江陵望幸

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時建為南都望幸望
車駕來幸也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
幸陝以衛伯玉有幹畧可當方面任大

事乃拜荆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有意
幸江陵故公有此作陝州今隸河南府
雄都元壯麗望幸歛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
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

歛許勿切
涸音鶴

賦也元壯麗漢高紀上見宮室壯麗怒蕭何曰非
壯麗不足重威望望幸時大駕在蜀望其來幸江陵
也歛威神言天子來幸何其增重光寵也地利以
水陸之道言天文以星辰言北照秦長安秦地在

杜詩集注

卷六

四

阮達

江陵之北故曰北照越今之浙江吳今之應天等
府言帝曾經過也周王駕周穆王名滿王好遊幸
以造父為御西巡狩樂而忘返周道遂衰漢武帝
亦好遊幸嘗幸雍幸汾陰幸滎陽還至洛陽瞻望
河洛巡狩豫州分聖旨言甲兵領聖旨而西幸蜀
也羊祜得聖旨來分甲兵西北防秋居守言天子
出行則大臣守國左傳君行則居守付宗臣說文
宗尊也主也蕭何曹叅贊為一代宗臣師古曰為
後世之所尊故曰宗臣此指郭子儀而言仗天子
儀衛也謂玄肅出幸蜀也雲臺在河南洛陽縣漢

明帝之臺也涸乾也起涸鱗謂涸轍之魚鱗也莊
子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
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
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
何為者邪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
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待決西江水活汝鮒魚曰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其意為緩
不及事也公引言此以見天子儀仗所到必能恩
及窮民也○是時天子在蜀公在江陵聞有來幸
之說故賦此詩言江陵本為大都極其壯麗倘得

車駕一臨則威神歛然莫比然此都也地利直通
西蜀天文遠映三秦吾君出往則風煙含乎越鳥
舟楫控夫吳人於斯未枉周王之駕終瞻漢武之
巡追思天子行時甲兵領乎聖旨居守委乎宗臣
吾知早發雲臺儀衛恩波必及窮民耳乎江陵黎
庶引領以望其來蘇也歟

南極

南極星名晉天文志南極老人星在井柳
之間井星為四川分野時公在夔州故
云南極蓋長安至夔州為南方極遠之

地也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踈落木荒戍密寒雲
歲月蛇常見風飈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群
睥睨登哀柝螿張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颺音標
螿音謀

賦也青山衆言夔州山多也白谷陝西與夔相連
疑即隴州白環谷古城指夔州言荒戍守城之兵
也自長安而言夔在南極故云荒戍蛇常見謂政
令不時故冬月而蛇不蟄也鳥道謂夔州山高故
身畔皆鳥迹之道也殊俗謂夔本魚復國地故風

俗異于長安也。睥睨城上女墻，即俗云箭梁也。登
哀柝指白帝城上屯戍之事。言柝木鐸也。螿孤旗
名螿食苗根之蟲，名畫此為旗，取其深入之義。左
傳以鄭伯之旗螿孤先登夕曛日將落之時也。說
文曰：曛，李將軍謂李廣也。李廣贖為庶人數
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
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
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將軍也。
宿廣亭下，故謂廣前日任將軍職者。○公在夔州
傷時之亂，故作此詩。言南極西江之地，青山多而
白谷分，古城荒戍之間，落木踈而寒雲密。歲將暮
而蛇未蟄，風颼嚴而虎忽聞，近身惟見鳥道，俗殊
尚可為群。登睥睨而得聞哀柝，執螿旗而照耀夕
曛。方此亂離之時，路多巡警，豈不愁殺我李將軍
哉。

西閣曝日

大曆元年時公居于西閣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顛頊愧倚薄。
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
歎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離木杪猿，翩躚山巔鶴。

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
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

勅許勿切易音異樂音洛

賦也玄冬梁元帝纂要冬曰玄英亦曰玄冬負暄
以背向日也列子宋國有田夫暨春作自曝於日
不知有綿纊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有知
者以獻吾君義和東方國名日所由過之地每日
出二國人為御推於太虐唐堯取以名官流德澤
日光暖人即德澤也顓頊帝名崩後典司北方倚
薄謂附著而陰氣逼人也沃若言熱氣和暖如以

沃然也款傾以身輾轉就日色也注眼視日之所
向也病脚畏寒今暖故易收也流離布散貌翮躓
軒舉貌言猿鶴亦喜熱而自得也苦聚散言親知
雖苦于聚而易散然人處世貴於隨時致宜不必
傷今弗如古而徒哀樂相半也蕭索即蕭條之意
心力弱言不必多憂而使心力衰弱也○公在西
閣曝日因以自遣故賦此詩言寒威倦畏玄冬負
暄尤好西閣羲和御日以升而德澤流于天下顓
頊司天以北故寒威徧于乾坤惟日出也毛髮皆
和肌膚咸暖是太陽果有深仁而衰質忽然有託

注目觀日病脚易收木杪之猿布散山巔之鶴軒
舉物喜尚然况於人乎故予於日色之下相知因
念夫聚散哀樂自興夫目前便當即事賦詩勿思
往昔自古聖賢遇亂尚爾蕭條而况予之遭亂反
欲憂世以傷神哉正宜負暄以自遣而已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雲安今夔州府雲陽縣嚴武嘗官於此故
云嚴雲安時公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日射芳甸
雨檻卧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朔數音

賦也東城白帝城東也抱環抱也山小而高曰岑
崔嵬高峻貌規方十里之外曰甸芳甸謂城外十
里之花園也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續兒謂既遣
婢而後遣子也○時公流寓雲安在水閣而見朝
晴故賦此詩以奉嚴公言城東環抱春岑江閣相
近石面崔嵬白雲早散芳甸曉日初臨雨檻之內
閒卧花叢風牀之上漫開書卷遂捲簾以看鷺起
丸藥以聽流鶯身無他事聊以自娛于是呼婢以

引壺觴命兒以讀文選更喜衰暮得交嚴公不敢
以他事相干屢辱見招得聞議論豈非一真樂耶

晚登瀼上堂

大曆二年三月公自赤甲遷居瀼西時作

瀼西在今夔州府城東地高可以登眺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
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
四序嬰我懷群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
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
悽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堞音堞 數上聲

賦也崖石擁公舊居赤甲山在府城東北不生樹
木土石皆赤如人袒臂故曰赤甲野堂豁文選賦
向北風而開襟雉堞城上垣也即今之箭塚塗以
石灰故云粉如雲也田中高處曰隴麥無隴言麥
盛也嬰縈也群盜指安祿山史思明輩言逆節言
安史逆臣子之節也垂拱言天下太平天子垂衣
拱手以號令百官而已所謂垂衣裳而天下治也
注東北時公身寓西南而心懷東北長安等地為

本詩集詩 卷之六
賊所據也深峽以夔州三峽而言轉脩聳言今僻
居楚峽不聞朝廷消息是以衰老自成病也郎官
公自言不見用也數向時言此聖賢向時之心皆
足數者楚天黑蜀霧重以比風塵阻蔽道路阻隔
也星月書庶民惟星卿士惟月此亦公懷長安之
臣民而言也懼將恐詩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公
喜見野堂景物之雅故賦此詩言升此瀼西野岸
之高得免赤甲崖石之擁開襟於野堂何其軒豁
繫馬於園林漫看花動回顧白帝高城雉堞如雲
及觀瀼西畝畝麥蓋滿隴春氣晚生江流靜湧四
序悶縈我懷而群盜尚久相踵黎民因此逆節之
臣天子渴想太平垂拱今予在西南而重惜長安
寓深峽而轉加脩聳雖衰老值乎病鄉然郎官未
為員冗懷其以望呂葛無復更夢周孔細數救時
之人聖賢各歸枯冢楚星南天而黑蜀月白霧而
重當此極亂之時安得隨鳥奮飛以解我恐懼之
心也耶

上白帝城二首

白帝山在夔州府城東五里峽中視之孤
特甚峭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公孫述據

蜀殿前井中嘗有白龍出因稱白帝山

亦以名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兩山歸萬古春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
兵戈猶擁蜀賦歛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興而賦也變態包天地古今人事而言山歸謂萬
古春景盡歸此山以增秀麗也英雄指公孫述言
衰邁公自謂也兵戈大曆元年崔旰之叛戰于梓
州王師敗績尚輸秦秦長安等地乃峙粟以備吐
蕃之所大曆二年吐蕃雖遣使來朝然中國終不

忘其備也輸運送也煩形勝時關中干戈用事國
用不足賦歛已藝惟煩苦于形勝之民強其運糧
於關中也畏損神公自謂畏於奔走而損精神也
○公上白帝城而有所感故作是詩言江城含乎
人物之變態一度登臨而一度新意天欲今朝與
雨而萬古春意歸山可嘆英雄事業以為陳迹自
嗟筋力衰邁久困風塵惟酒可以忘憂醉為他鄉
之客相逢盡是故人以遣一時之悶重惜兵戈擁
于蜀地賦歛尚強輸秦非由朝廷苦煩形勝良民
蓋因叛亂未已故深慙奔走朝夕以損其精神云

耳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
勇畧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
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賦而興也亦壯哉公孫述始為王莽導江卒正更
始初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遂有蜀土僭立為帝
後為漢光武所誅將酒肉白帝城下舟人往來皆
祠白帝入青苔白帝公孫述祠前苔草也○詩又
言白帝祠空雲自來往江山如故棟宇依然使來
往之人徒嗟勇略過雖致祭殿日塵埃鶯飛花落
空自淒然使我感古傷今無力以救蒙塵之患徒
自騎馬步此青苔而已

陪諸公上白帝城樓宴越公堂之上

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大曆
元年公蓋初見此堂而作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堦蔓草茅
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盃氣心傷艷蓋稍
英靈如過隙宴衍顛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看衍音

賦也邑外為郊白帝城臨于岷江故云俯江郊垂

雲雨雲頽而下雨落于空塔有垂之義溜流也棧閣木曰棧艷蓋稍謂花枝未稍也如過隙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註白駒日也隙窻孔也宴衍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投膠古詩以漆投膠中言至粘也昔雷義與陳重為友義舉茂才讓於重刺史不從義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東流水東海最早水往東流則去而不返未即拋言人生在世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可即拋棄也○公陪諸公登樓宴于越公堂中故賦此

詩言越公之堂猶存古制樓建城上俯臨江郊落構如垂雲雨荒堦蔓延草茅堂柱穿而蜂溜蜜棧閣缺而燕添巢故同諸公燕此坐接春盃酒氣心傷嬌媚花稍白帝英雄如駒過隙諸公宴約願漆投膠勿學東流之水去而不返便當各務努力莫遽棄其生涯可也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按唐時節度使有屬官留後長慶間留後改為知院官初章彞為嚴武留後最見親厚廣德二年嚴武再鎮成都小不副

意召赴成都殺之先是廣德元年夏末
與公宴于南樓故有此作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
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度水簷雨細隨風
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賦也絕域漢時西蜀亦為夷地故曰絕域燒棧漢
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棧道在今保寧府劍州
長安在北方故曰棧北漏天川中雅州其地多陰
雨故曰漏天蓋雅州屬西川而梓州屬東川故曰

漏天東將軍第漢霍去病為驃騎大將軍武帝為
治第宅馬青白色曰驄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
馬公自叙得遇章留後禮待之隆也丹竈煉丹之
竈也白頭翁公自謂也痛飲中公以酒自隱也江
城黑與公夜飲而傳號令此章梓州之事也題詩
宴中事也哭途窮解見前篇公自言取籍之自隱
於酒而不做其哭窮途也○公陪章留後宴於南
樓故賦此詩言長夏絕域之晚清宴此樓奉同慨
夫朝廷在彼棧道之北鼓角聲出漏天之東俯念
此身屢食將軍高第仍騎御史青驄自慙才無丹

竈之術難免白首為翁今蒙清宴則寇盜付之狂
歌之外形骸相忘痛飲之中時則雲低渡水雨細
隨風號令出於江城初黑新詩題於蠟炬初紅此
生幸臨清飲醒而復醉敢擬阮籍慟哭窮途也耶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寶應元年夏嚴武赴召東上公送之別於

巴西綿州今屬成都府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
檻峻背幽谷窻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

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

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

興去聲朝音朝使去聲背音佩調去聲

賦也淺瀨水流沙上曰瀨層陰指雲言城擁言滿
城擁送侍郎之來客也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
樓之高逼近於參星也諸孫指杜使君言乃公之
宗人也白河天河也白河沉言天將曙不勞閉戶
坐待白河沉也○嚴公赴召東上故公送以此詩
言江樓延賞之心興難遽盡遠送使節將暮登臨
煙集江渚而風動衣襟重船見依淺瀨輕鳥飛度

重陰樓檻高峻傍于幽谷樓窻虛爽交于茂林樓
內燈光散乎遠近樓外月色靜乎高深城擁朝來
送客天橫醉後參星甫在窮途難表晚年謝意送
人以言惟裁短長之吟此會相共能幾諸孫皆賢
至今不勞閉戶而天河已沉東方不覺將白而流
連夜飲之情為何如哉

西閣二首

大曆元年公寓夔州西閣作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
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未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

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賦也搖落即零落之意時之秋也楚辭悲哉秋之
為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見松林即歲寒松栢後
凋之意各相命周書時訓鵙始鳴通卦驗註鵙伯
勞也鳴者相命也無自心言雲本無心公以自比
也要路言西閣建于緊要之路也紱即綬也公嘗
為郎賜緋衣故朱紱仕者之服也紗帽隱者之中
也玉琴以玉飾所撫之琴也學越吟漢末西京擾
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思歸作登樓賦云莊
鳥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烏在楚有頃而病楚王

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公
在西閣感今思古故賦此詩言巫山當秋將暮之
時衆芳搖落而松林之碧色猶在百鳥相命於其
間孤雲無心而間度層軒俯臨江壁要路通夫高
深朝服而隱乎野賦詩而寫乎琴自恨功名不能
早立哀病而謝知音更悲世無王粲是我徒學越
吟而已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
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
豪華看古徃服食寄冥搜詩畫人間意兼須入海求

鑷音五羈看平
聲與去聲

賦也懶心懶於趨承權貴也向滄洲言江水無心
而歸東海也含香漢官儀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
口臭上出鷄舌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鷄舌香始
於此公嘗為員外郎故云鑷白休南史鬱林王年
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也答
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
髮乎即擲鏡鑷竟終也畢娶尚子平男女嫁娶畢
勅斷家事勿復相關消中公素有消渴疾也豪華
富貴氣象也庾信見遊春人詩金穴盛豪華寄冥

搜謂求仙當向幽冥中搜訪也。天台賦遠寄冥搜入海求謂求神仙也。○詩又言我心懶於趨世如江水之向滄洲不道含香賤而弗為其柰老而可休云耳及其所至之處動經物換星移故今蕭瑟倚于西閣之內未知何時男娶女畢使我得自由也。至若看古往之豪華徒成孟浪但當服食之外遠寄冥搜留心詩句兼圖入海以求神仙可也。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公在嚴武幕中自遣悶有作奉呈後與之咏竹泛舟觀岷沱圖及陪北池臨眺皆

分韻賦詩武若銜而欲殺之豈復情分還密如此不知史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濶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櫂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
 櫂與楫同思去聲一作事

賦也津吏把關津之吏也薄躬衰薄之躬公自謂也○公陪鄭公秋晚臨眺北池故賦此詩言北池

杜詩集註 卷之六
雲水廣濶而華館當秋以開但見獨鶴依渚衰荷
映空采菱寒刺之上取藕野泥之中素楫行而分
人以往金盤酌而小徑相通萋萋草碧片片旗紅
盃酒霑守津之吏衣裳均捕魚之翁身在他鄉同
觀豔菊遠瞻故土亦有高桐思切闕山又逢秋暮
功成戰伐重嘆淹留情懷清雅之宴知己將終何
幸得補參軍之乏歡娛濫及衰薄之躬也耶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寶應元年嚴武至成都公和此詩

汲黯庄君切庶頗出將頗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

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
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
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笑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
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闡相親

將去聲
興去聲

賦也汲黯漢武帝時人以數切諫不得久留於內
遷為東海太守武帝曰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
之矣庶頗趙之良將頗為趙將兵屢破齊魏直詞
指黯雄畧指頗引之以美嚴公也移風速史記世
家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故五月而報政

成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立意新言作詩
立意要新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模舊作也此二
句皆指嚴公言層城高城也絕域遠域也言京畿
與成都相去甚遠也餘春三月盡也燕雀馴言嚴
公德及鳥獸燕雀且馴况於民乎此移風速之證
也古者信及豚魚化行蝗虎不過如此而已江動
蜀樹浮秦蜀言今寓之地秦言故鄉之思亦張大
城上所望之遠也深分閩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而推轂曰閩以內者寡人制之閩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筭緡錢

緡絲也貫錢之絲繩也謂之遠者言今之任嚴公
比於漢武筭緡相去遠也蚨蝶麒麟羅錦之上文
繡也漢武時西域獻蚨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眩
人眼目此言嚴公入貢不忘朝廷也辭第漢霍去
病傳上為治第命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由此上益重愛之觀圖漢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
名臣列將於雲臺馬援以椒房親故不及東平王
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明帝笑而
不言征南晉杜預為征南將軍謂預有輔晉之興
趣也閩相親期嚴公之功暗與預同也○公與嚴

公同登西城晚眺故和以此詩言汲黯匡君之切
廉頗出將之頻直言切諫誠不世出戰爭雄畧果
動如神嚴公才武可與同驅又且政簡速於移風
詩清新於立意重疊高城得臨媚景殊絕疆域同
望餘春但見旗尾蛟龍盡會樓頭燕雀皆馴地平
而江動蜀天濶而樹浮秦又如今上深加愛待軍
須遠勝箕緡公又恪供臣道珍竒咸貢朝廷辭第
豈輸去病觀圖肯望東平直與征南同志功業暗
與相親而已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李北海即李邕天寶初邕為汲郡北海太守嘗過齊州與公宴於歷下亭時天寶四載間也汲郡今之河南衛輝府汲縣北海郡今之山東濟南府歷下亭今在濟南歷陽縣其縣歷山即舜所耕之地故以名亭在今府城之內

東藩駐阜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
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阜即阜字右一作內興去聲

杜詩集注

卷六

六

蘇高州

賦也漢志中二千石皆阜蓋蓋即傘也邕為青州太守青州在京師東故曰東藩北渚楚辭帝子降兮北渚清河在今濟南府與北海之渚相連凌侵也此亭古亭在東海之右李之芳所建其來已久故曰古名士多謂濟南府乃英豪窟宅多出名士如蹇處士等是也已發興喜炎暉之却去之玉佩即佩玉也仍當歌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不受暑言傍有脩竹清陰森爽了無暑氣雖曲水流觴竟不如此交流謂濟河與鵲湖相隣故曰交流亦前向北渚凌清河之意蘊真謂此亭韜藏真趣俗

子莫知惟賢者過此非常欣愜奈何興未闌而日已頽故加嗟嘆貴指李北海言賤公自謂也俱物役言貴賤雖殊其為事物所役使則一人生天地間勞形體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恐此一會後難與李公再逢故公所悵惜也○天寶四年公陪李北海宴於歷下亭中故賦此詩言東藩昔駐李公阜蓋亭下北渚凌于清河海右此亭創之于古濟南名士又多于今幸與李公陪宴此亭雲山發興玉佩當歌脩竹相圍不受暑氣交流環遶空湧清波蘊真愜夫所遇落日嘆將如何因悲貴賤

俱為事物所使會後不知得否重過安能不起別離之嘆也哉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亭對鵲湖鵲湖在歷下亭之南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嶽深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
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不阻蓬筭興得蕪梁父吟

見音現觀去聲絲一作絃北一作密興去聲得蕪一作兼得

賦也結構左太冲詩巖穴無結構謂起蓋房屋之意清湖即鵲湖也水南曰陰或隱或見言此亭昏

明異候也臺觀舊言此亭乃圖籍所載舊有臺觀之跡也釋名觀於上觀望也海嶽深言此城憑泰山帶東海海嶽之氣溟濛然深邃也圓荷言鵲湖中所植荷葉也堞城上矮牆今之箭塼也濟南有古祝阿城春秋諸侯同盟於此城者亦有晏嬰城芳宴言此宴之美也謝眺賦嘉樂具兮芳宴在斯哀絲琴瑟之絃也何敬祖聽陰子堅彈琴云古今不見哀絲上寫出千古之心禮記絲聲哀哀以立廉稱奉也主稱曹子建樂府主稱千金壽賓奉萬萬年酬筵秩詩賓之初筵篇左右秩秩言有序也

北林所宴之地在鵲湖之北林也蓬筮禮記筮門
圭窬蓬戶甕牖註蓬戶編蓬為戶也筮門以荆竹
織門也謂亭處幽遠故有蓬筮之興公自謙言其
貧也梁甫吟野人之一歌也公本西人今在山東
寧無故鄉之思故為此吟也諸葛亮躬耕畝畝好
為梁甫吟其詩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
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子力
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公與李北海同登歷
下新亭北海首倡而公和以此詩言新亭結構落

成而形勢隱見於鵲湖之上跡籍臺觀之舊氣含
海嶽之深圓荷想植在昔遺堞感思到今芳宴此
時具會哀絲千古寫心主人壽稱于尊客肆筵秩
秩於北林當是時也不阻予蓬筮之興得兼吾梁
甫之吟哀樂相因豈不為一時之勝會耶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大曆元年夏公初至夔州作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
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弃恐泥勞寸心
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

昏渾衣裳外曠絕同層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
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
客居暫封植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胃襟
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嶮嶮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
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渥去聲渾上聲塞音
嵩馬音烟嶮音欽

賦也三伏夏至後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
秋後初庚為末伏伏者藏也謂秋畏火以金代火
故庚金伏藏也驕陽猶云殘陽也霖三日淫雨也
灤西在夔州府東十里公嘗寓居此地江浦魚復

浦也亦在夔州圻開也八尺曰尋萬尋極言岸之
高也以下皆言阻雨不可濟之意泥謂舟被膠定
于浦也高飛禽言望灤西阻于渡涉恨無羽翼以
飛去也草堂公之灤西宅也玄圃神仙之山在崑
崙之上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廣袤萬里高八萬
仞天帝之下都也昏渾謂昏黑如混沌時也園甘
即柑子也書淮海維揚州厥包橘柚錫貢蜀都賦
戶有橘柚之園諸侯指夔守言上計者上計簿也
唐志夔州貢柑橘千林亦以柑橘言豪吏侵言甘
可入貢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重者苦于豪吏之

詩集注

卷六

侵奪故耳邦人既不見重惟客居之人尚可封植也客居公自謂也封植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云后稷封植天下註脩封疆殖五穀以有天下公之引此言已客居于夔而暫種植甘子也偶瑤琴謂鼓琴而自適虛徐詩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註虛寬貌徐緩也五株晉陶潛隱居植五株柳於門公引以自比也側塞從傍而閉塞也嶮嶮山路不平貌翠實指枏子青時言碧潯旁深水涯曰潯烏皮几宋明不仕杜門註黃老書孫登惠烏羔皮裏几歲久憑皆破綻自號守一先生几憑倚之器

也樵牧音謂樵夫牧童之歌音也郊詵數日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夕之而去快搔背袁安卧負暄頽簷頗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甚快人意脫簪言樂極而簪墜也○公至夔州阻雨不得歸灤西故賦此詩言當三伏已過而新秋初臨驕陽化雨舟阻江浦之邊况舟壞岸高篙工徒勞寸心舟膠更不可動於是佇立悵望飛禽恨不能奮翼而遠舉也但見草堂亂居於玄圃初不隔於崑崙之岑是時昏渾衣裳之外曠絕層陰之中去草堂為密邇為雨所阻

故不得到云耳因念園井入貢之物非不貴也邦人反賤之者蓋苦于豪吏之侵是以懶殖而我客居之人反封植焉日夕鼓琴以求自遣故欲種柳於門隱居求樂然而雨阻行人悶煩胃臆安得杖藜出彼嶮嶮數翠實而偃息碧潯哉姑俟稍霽旋歸灤西拂拭烏皮之几倚聽樵牧之音令兒搔背脫我冠簪仍尋昔時之自樂可也

甘林

大曆三年吐蕃寇近畿郭子儀屯涇陽京師戒嚴故公自東屯移居灤西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粟為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思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處長皆上聲為去聲數上聲

賦也山脊曰岡西岡灤西之山岡也解我衣至甘

林而解衣以自適也青芻艾草也好鳥曹子建詩
好鳥鳴高枝晨光陶潛賦晨光熹微山有穴曰岫
謝玄暉詩窓中列遠岫晞乾也清曠清幽曠遠也
荆扉柴門也俗態公自言無粗俗之體態也無所
違與人和而不流無所違迂也藜藿似蓬之草曰
藜藿香草也藜藿為羹貧士之食也莊子藜羹不
糝註米粒和羹曰糝天機自然也莊子螭曰今子
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朱門三公與天子相
亞故亦朱其門朱正色貴者所居也脫粟糙米也
菲菲茂盛貌公家威大曆元年軍興急於糧餉百

寮請納職田以助費十二月勅諸州科歛百姓凋
弊二年三月又稅青苗地田命御史府差使徵之
可見賦稅之數貨豆以送王畿蓋以此徵取之苛
故云迫此公家威也主人泛言時方荒亂故主不
欲客來止宿也奮飛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時
遭兵亂公自東屯而赴瀼西故賦此詩言捨舟而
越西岡入甘林而解我衣草適馬性鳥知人歸于
時晨光遠映山岫夕露一見日晞至於遲暮頗少
寢食清曠甚喜柴扉經過此地倦施俗態在野處
人無所迂違試問自甘藜藿安肯復羨輕肥因思

杜詩集註 卷六
喧靜本不同科出處各順天機勿誇居朱門者為
是莫陋居白屋者為非富貴窮通咸當順命而已
故予明朝出步隣里知年長者尚可相依方今賦
歛煩數糲飯敢為爾辭又且攜手同行豆田秋花
幸見茂盛柰何豆實又不得食貨賣遠送王畿盡
供軍旅費用深迫公家之威方是時也民皆貧困
見客跪辭若我衰翁亦易悲感屈指默數賊圍因
勸居民用下敬上慎勿逃避如鳥之奮翼而飛可
也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灑西果園四十畝

南卿南姓知者大夫之尊稱果園四十畝
而公直舉以贈人此一段美事當是大
曆三年正月作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
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
正月喧鶯未茲晨放鷓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
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
好去聲長上
聲興去聲

賦也苔竹惟清湘間有別有一種斑竹間有苔蘚
封之萍蓬木玄虛海賦萍流而蓬轉以自喻無定

在也幾地言遷徙無常也念攜鋤言將去尚不忍
捨也巫峽在夔州放鷓初司馬相如賦浮文鷓註
鷓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厭水神鄉家有謂鄉家
本自有更以贈鄉野興踈謂園圃既已贈鄉則我
之野興從此踈矣樵漁謂樵夫漁父隱者伴侶也
○公將出峽贈南鄉以果園故賦此詩言園中苔
竹平日好觀而今則漂泊無依為將柰何然吾之
自離長安遠居楚地蓋亦有年兒子皆已長成幾
地辭別林廬了無定在雜藥而紅相對盛放而錦
不如具舟將圖出峽巡圃尚念攜鋤于是時也鶯
聲未轉畫鷓將開雪籬而梅可折風榭而柳微舒
託此贈鄉豈足為重因歌其事野興漸踈但未知
我殘生逗遛江漢之間何處更遇樵漁相為伴侶
也耶

園人送瓜

時柏貞節為中丞守夔州公為柏都督遣
園人送官瓜于公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
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鵠青滿眼顏色好
竹竿接嶽竇引注來鳥道沉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

落乃嚼冰霜開懷慰枯稿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
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嵌丘銜切
抱一作飽

賦也茲一掃言柏公新政之敏食新左傳成公十
年桑田巫言晉景公不復食新麥矣共少分井也
溪老公自謂也蒲鵠青言瓜色也蒲鵠狸首皆瓜
名也夔州地方無井以竹引山泉蟠接山腹間有
至數百丈者嵌巖山險貌竇鑿巖為孔以出泉也
引注引竇之水以注茲也鳥道飛鳥之道言高也
水玉即寒水玉冰精也枯稿公自謂也小童抱言

其大也東陵秦東陵侯卻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
自給故侯即東陵侯也草草辛勤也兩押草字字
義不同故耶○柏中丞送官園之瓜於公故賦此
詩言夔江雖有炎瘴之氣其地先熟然瓜熟亦不
甚早柏中丞鎮此夔州為政敏速塵務一掃而清
食新先頒戰士供少亦及衰翁瓜如蒲鵠之青眼
前顏色更好竹竿引水接夫巖竇引水注茲來自
鳥道于時此瓜浮沉亂夫水玉拜嘉尊惠珍如芝
草落刀剖食若嚼冰霜開懷得食慰我枯稿許以
秋蒂之除仍看小童懷抱東陵種瓜陳迹久已荒

燕楚漢戰爭今皆寂滅然種此瓜者豈不辛勤之甚也哉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時公結廬成都府浣花里與田叟野老相狎蕩嚴中丞嚴武也與公為故舊時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泥飲謂飲醉如泥也

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

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夕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屨音變騎去聲
差音釵索音色

賦也屨草履也隨春風謂放步也自花柳鮑明遠詩村村花柳好社日禮記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註為春事興故祭之以祈春事用春分前後戊日也嘗春酒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屨白楊郊

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新尹即嚴中丞也畜養也謂養有此眼者未見有此好人也大男泛言弓弩手時籍丁為兵也飛騎軍名長番言長在直無更代也會要云貞觀十二年置左右屯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舊兵一萬五千分為六番以次更代今日長番是長在直則無更代也放澆農放歸耕以養父母也大作社社祭所以祈農事也左傳鄭子產大為社拾遺諫官名公嘗為拾遺故田父云為吾取取字此苟切即取字義也揚揚自得之貌晏子傳其御者意氣揚揚風化首謂郡

守縣令風化之首也惜人情惜愛惜也與人交好之意索果栗陶淵明詩但覓梨與栗肘臂節也被肘苦留之意過無禮謂舉止無度不可責以禮云也問升斗何意以春秋知名海內累詔不仕嗜酒每飲不問升斗俱盡尤長於褒貶人皆欽服其量○公至成都因與田父相狎故賦此詩言縱步以隨春風見田翁邀嘗春酒酒酣因誇新尹以為未嘗見有此人時籍民兵因回首視夫大男言渠向為弓弩之手名編壯士之籍長番不易歲月應父前日得放歸農辛苦得養衰朽方今差科煩冗固

知死而後已予則誓守臣節決不舉家逃避今年
大興社祭拾遺倘肯少住即當命婦開瓶取酒樂
飲意氣于是揚揚自如真知守令為風化首酒後
之言雖多雜亂然說新尹之賢終不絕口朝來偶
出至酉方歸愛惜人情敢拒隣叟然我酒後高聲
欲索果粟辭歸又被制肘至於田父指揮過於無
禮曲肆含容不覺其醜月出尚爾遮留仍怪問夫
升斗必欲盡醉可也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鄭駙馬名潛曜尚臨晉公主廣文名虔駙

馬乃虔之姪也池臺在河南府新安縣
此詩作于至德二年王敦尚襄城公主
拜駙馬都尉說文駙近也以其近于帝
之馬也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
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留連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握一作禿留連一作醉留末二句
一作醉連春苑夜舞淚落徘徊

賦也生戎馬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燃臍董
卓傳呂布殺卓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塢殺其

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時始熟卓素
充肥脂流于地守屍吏乃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
晝引此以言安祿山伏誅也握節漢蘇武杖節牧
羊起卧搯持節毛盡落作秃節是此言鄭廣文自
賊還歸也干莖雪言髮白如雪憂患多也一寸灰
言心中無物故成灰也披寫言剖懷也秦簫發列
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阮宅來
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此以秦簫美駙馬
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公在駙馬池臺與廣文
同飲故賦此詩言天下無道誰謂成馬不生于郊

豈知今日得同酒盃追想燃臍敗同鄮塢握節堅
如漢臣髮俱變白心已成灰別離幾經死地披寫
忽共登臺重對秦簫吹發俱過阮宅而來流連勉
為夜舞灑淚復強徘徊讀之豈不令人悽楚也哉
七言古

陰雨類

愁雨嘆三首

玄宗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
憂之楊國忠取禾之善者以獻曰雨雖
多不害稼此詩刺時之暴虐君子不見

容于朝蓋當泛言之不必指定張九齡

李林甫也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
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
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著直畧切

比也秋爛死百草以秋多雨故爛死以比君子不
見用也決明本草云草決明主明目夏初生苗七
月有花黃白色決明獨鮮盛以比君子雖不得時
而能特立獨行也翠羽蓋言其枝葉盛如傘蓋也
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難獨立比君子恐見中傷

也堂上書生公自謂也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扁斲輪於堂下邵平魯云白頭書生焉敢輕議朝
廷事也馨香泣公自傷當時昏虐已不能救正之
也三嗅陳江揔重九日見菊花采而視之久謂席
上賓客曰元亮若見必不使混於蕪草中至醉又
語客曰三嗅三憶古人使人三泣衆客慘然○公
傷遭時暴虐善類不得自全故因秋雨而賦此詩
言百草因雨而皆爛死惟決明之草獨鮮枝葉如
蓋開花如錢但恐風吹汝急不能獨存是以白頭
書生見之不能無感故三嗅其香重自悲泣而已

關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
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
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伏一作長
一作東風

細雨四海一作萬里
斗與斗同論平聲

賦也關風伏雨謂關雩之風沉伏之雨言其風雨
之不已也同一雲言雨澤多也不復辨何當分言
久雨昏霾故不能辨牛馬分涇渭也莊子秋水時
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西京賦北有濁涇清渭禾頭生耳唐俚語春雨甲
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

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禾穗黑言雨久皆黑爛
也○詩又言四海八荒陰雨不已馬牛涇渭不能
分辨而禾生芽黑農夫亦皆荐饑城中斗米可換
衾裯但得許可足矣不復論其價也噫玄宗使民
如此回視貞觀斗米三錢寧不甚愧哉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
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
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汚后土何時乾數上聲長
上聲走一

作奏颼踈鳩
切后一作厚

賦而比也長安陝西省下縣名布衣練布為衣公

自謂也誰比數公自言不足齒于人也老夫亦公
自謂也長蓬蒿無人往來故野草長盛也莊子鑿
垣墻而殖蓬蒿走風雨稚子無知故無憂而奔走
於風雨之中也颼颼風雨聲高飛難鴈本高飛之
鳥因雨久翅濕故難于高飛亦以自比不能伸也
古詩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何時乾宋玉九辨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此蓋刺賢
者退處而民漸溺於塗炭也○詩又言予為長安
布衣無人比數是以杜門不出生長蓬蒿當此之
時惟有稚子無憂奔走風雨且雨催寒早鴈亦難

飛况一秋久雨不見天日后土不知何時得乾空
自困於陰濕而已正猶君子憂困而小人得志也
歟

晚晴

此詩大曆二年冬在夔州作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
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曜從
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
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泪乎吾
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少去聲
泪音骨

賦也高唐地名在夔州府巫山縣似塵埃峽中每
嵐瘴起如塵埃翳人今雪深故無瘴也崖沉谷沒
雪深故也皚皚霜雪白貌青楓楊屬其脂沾入地
千年為琥珀摧挫折也苦霧開亦雪重也舞鷄賦
嚴嚴苦霧六龍日馭也徘徊猶彷徨不進之意黃
金臺燕昭王築黃金臺以禮郭隗死灰莊子形固
可使如稿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公苦暮冬雪
重故作是詩言高唐雪重舊瘴俱無崖谷皆白石
缺楓推幸而南方三旬苦霧咸開赤日照曜從西
而來六龍寒急光影徘徊照我衰顏忽然落地口

雖吟哦心則獨哀于今之時難怪少年之子得意
黃金之臺獨憐此身飄泊無依支離委絕心如死
灰是以復欲他往以作生涯也

復陰

同是大曆二年冬作詩云昨日晚晴今日
黑晚晴即前所賦之詩也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
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
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塞音

賦也合沓猶云雜沓即連日重陰也飛蓬秋塞上
草不必作蓬揚風直謂羽旄旗脚風吹直也夔州
即古之夔子國杜陵在長安縣公故鄉也齒落耳
聾言衰老也○公在夔州見乍晴復陰不勝衰老
之感故賦此詩言方今合沓多陰昨晚雖晴而今
日復黑萬里飛蓬映天而過孤城旌旗受風而直
江濤泊岸黃沙滾行雲雪埋山野牛亦吼君不見
夔州老子齒落耳聾今尚飄零于外豈不重可悲
乎

文人山

山在四川成都府灌縣此山為五嶽之長
故名文人山其上有文人觀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文人山丹梯近幽意
文人祠西佳氣濃緣雲儼住最高峯掃除白髮黃精
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賦也青城客時公居成都也青城舊隸灌縣不唾
地凡有所惡事則唾之也不唾其地則敬為可知
丹梯登山之石磴也謝玄暉詩要欲返竒趣即此
陵丹梯佳氣濃陶淵明詩山氣日夕佳綠雲因依
雲而住也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綠雲上征黃精藥

名可食人服久則能返老為少冰雪容言老而堅
白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如冰雪○
公至成都見此名山故賦是詩言自容成都下恐
唾于青城之地為夢丈人名山故由丹梯而上其
山甚有幽意丈人山祠佳氣陰濃綠雲而住最高
之峯黃精尚在可以返老還童白髮盡除他時冰
雪為容面無斑垢可知矣

寒雨朝行視園樹

園乃灤西之園此詩當是大曆二年冬作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寒雨

歎籬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豔
色殊鑠石藤稍元自落到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入
垂將盡葉帶辭枝不重蘇夢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
氣得憂虞衰顏動覓藜床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
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

此地一作北地中秀
一作邊新色殊一作
復殊鑠與鎖
同枝一作柯

賦也橘過淮而為枳殼甘橘乃楚地所有而長安
所無此字當作北字時公在夔州而思故鄉故云
然耳紆屈曲也桃蹊李徑李廣贊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為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

之故非有所招呼而人爭歸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也到天極言松之高也愛日恩光左傳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江淹上書吳王借以恩光殺氣釋云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仲秋之月殺氣寢盛得憂虞言至秋則增感傷也藜床以藜為床貧士之器也管寧家貧坐藜床為學不倦竹杖費長房投竹杖於葛坡化龍而去散騎職銜也雲閣潘安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罕曜夙興晏寢匪遑底寧於是慨然而作秋興賦楚山隅自言飄

泊於夔州也○公在灤西寒雨而觀園樹因有所感而賦此詩言柴門雜樹昔有千株丹橘黃茸北地所少對物思鄉重興懷感方今寒雨初歇新色愈添桃李成蹊為日已久梔子紅椒豔色殊絕鎖石之藤稍自上而落到天之松骨見來覺枯林中香果實垂將盡葉蒂辭枝花不復生愛日恩光今蒙借貸清霜殺氣忽送憂虞衰年到此動覓藜床而坐閒行徐步必賴竹杖而扶因思散騎之雲閣何時得登而楚山之漂泊何時得離也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

酒泛江

東山在通泉縣通泉今四川州射洪縣是也此詩乃寶應元年十一月公至通泉

時作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
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
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
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
昂如有求三更風起波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
星河光破碎四座貴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廻

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洛樂音

賦也儔類也匹也陳太丘陳紀字元方年十一時
候袁紹袁公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
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安之以德弱者撫
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公之引此蓋以美姚
公也上客指王侍御言柱史老子為周柱下史驄
馬遊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執正無所避常乘驄馬
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按馬
色青白曰驄公之言此蓋以美王侍御也羅珍羞

言姚公殺品美且多也下顧自山頂而視通泉也
銷我憂王粲登樓賦云聊暇日以銷憂落欲盡天
將晚也登綵舟唐時有官妓故携以登舟也哀中
流漢武秋風辭懷佳人兮不能忘泝中流兮揚素
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逶迤即委
蛇自得之貌大魚出荀子昔者鮑巴鼓瑟而游魚
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甚言其鼓之之善也
如有求言曲之善若有所要求者舊註云自此以
上既陳宴樂之興遂於末章有警戒之意自三更
風起以下皆警戒之辭色不動言流於宴飲不求

去也詩公之公指姚公言臨深詩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莫相違言當守此戒勿相違背也豈有極言
宴樂之事豈有止極也霑人衣言太晚也○公登
東山絕頂姚公既盛宴矣復携舟泛江夜飲故賦
此詩言姚公之尹通泉無與為比其政真可並於
陳太丘者况邑中上客有柱史故姚得與驄馬常
遊今幸共登絕頂羅列盛筵後或難再了視城郭
真可銷憂日雖將落復攜美妓登舟笛聲憤怒而
哀中流妙舞逶迤而夜未休鼓瑟而遊魚出聽曲
聲而若有所求風起浪高喧呼船重星光散亂而

坐客位... 吾恐樂極悲生不可不思臨深之戒便
當上馬以歸勿使霜露霑衣可也



得東風信
傷心花

